湖北金石志

宋

栽松庵記

伏滕石門文
字碑錄人

僧史補曰四祖道信禪師以唐武德七年至破頭山愛其洞壑深秀有終焉之志禪者相尋而來遂成叢林有僧不言名氏日以種松爲務私請祖曰衣法可以見付乎祖師老之曰汝能再來乃可耳於是僧出山至濁港見女子浣呼曰我託宿可否女曰我家具有父兄可從問之僧曰汝諾我乎女曰諾女周氏之季也僧即還山中危坐而化周氏之女因有娠父母怒而逐之於衆屋之中日傭紡里閈閭已而生子女以爲不祥棄濁港中明日覲之遡流而上異之收養

七歲隨母往來黃梅道中四祖偶見問曰童子何姓曰姓固有但非常姓祖曰是何姓對曰是佛性祖曰然則汝無姓耶對曰惟空故無於是四祖笑之乞於其母爲剃落二十授以衣法爲第五祖卽游雙峰見栽松之全身又至東山見周氏之全身溺港周氏子孫之盛始今黃梅三尺童能言其事僧贊寧僧史曰五祖宏忍禪師者姓周氏本河南遷止蘄之黃梅誕生之夕異香滿室此矯誣之詞也然可證佐者母旣出於周氏而曰祖師姓周乎僧契嵩作定祖圖亦不能辨何也豈當衲子以常理疑之乎夫聖人之託化豈假父母之緣如伊尹生於空桑寶公生於鷹巢獨不論父母之緣耶自唐至今學者疑信相半不能決也建炎元年十一月記

栽松庵記釋惠洪撰建炎元年十一月在黃梅縣志

傳燈錄四祖道信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徙蘄州之廣濟隋大業十三年領徒衆至吉州唐武德中返蘄州住破頭山學侶雲集永徽中卒廣德間賜號大醫禪師五祖弘忍姓周氏黃梅人貞觀間往黃梅之東禪寺以養母咸亨中入馮茂山結庵上元中卒廣德間賜號大滿禪師記言母既出于周氏而以僧史禪師姓周之言為疑未知五祖生而無父不從母姓將笑從邪栽松道者與地紀勝有云四祖居破頭山山中有無名老僧惟植松人號栽松道者即五祖之前身與此記合

雙峰正覺禪師院涅槃堂記

佚據石門文字禪錄入

大江之北夢澤之東萬山走趨屹立兩峰蟠峙千楹寶勢翔空煙雲開遮戶窗青紅天花墜飄舞雨旋風疑登梵釋龍天之宮大鐘橫撞山空玲瓏犀顱戢戢走趨肅雍祖印禪師蓋其長雄寬而邊幅壯而疏通謙以自牧衆所追崇如海下之百川則宗論其世家非侯則公棄之恥言安樂巖叢與彼假

我染衣妄廝垂涎富貴忘其頂笠雀盧自誑者則若不同也
余自襄沔南歸新豐道由淮上託宿山中欣然見我如舊游
從日陪杖屨推頹兩翁偶立小語又指役工紛然斧斤聲雜
鼓鐃坐僧口多其來無窮廝兒包藏衰老篤癃跛盲失心不
祥之因作堂舘之工行告終矣要予即之周行廡廊入門踈
快密室虛徐寮幄設豫宜溫宜涼濯衣栅榻負暄橙牀藥鑪
茶鼎可劑可湯頤指如意失其異鄉及戚間之欲資抵掌豈
有少年如蓬青狂法戕不勝昇入此堂者乎豈有垂死如剖
倔強而敢橫機摩盤太陽者乎豈有英靈如黃涅槃杖擿病
者遂起激昂者乎豈有病瘉栩然空房而嘗臥處尚多痂瘡
以火燒之皆爇陸香者乎豈有頭陀以紙爲裳而其迅機石
火電光方酬洞山言訖而亡者乎神印愕然視余嗟咨如子

精敏亦迷怪奇甘棄坦塗而行險巇子知太平無象可窺雨
露霜雪自然四時我麇既高里無呼追雞豚社飲老幼扶攜
安用麟鳳之與菌芝耶昔維摩病臥毗耶離敎誨天魔魔使
令豔姬手提大千戲而擲之世尊有疾則異於是背痛乃臥
須乳作麋而已何嘗變化怖駭羣兒乎余聞其說乃加敬虔
而僧祖禰祖印所賢而余里閈又掌寺權婆娑獻誠願舍此
言匄余文之爲記以傳夫千里水濫觴其源若合衆流遂成
大川則知以堂衆檐成焉增土爲阜增毛成氈兩尼勤勤嘉
其精專同其調度所費緡錢蓋六十萬淨願乃圓有僧道齊
以身率先雜衆工中唱叫挽牽十方之多道俗嗟歎咨爾堂
衆諦觀病緣此四大軀無可攀堅生死之趣愛見所纏雖相
扶持終各棄捐當令以觀常自現前授與此疾非人非天是

我自業成熟則然受虛還無如雞出殼此心自住如珠在淵

親苦進道諸佛憫憐歲在丁未建炎改元季冬初吉集者駢

肩敘多率眾二百九員領衲景修守珂守詮至其綱維又揀

耆年辦眾法欽牧眾法廼叢林精神照映林泉祖印爲誰住

持仲宣而作記者寂音老禪

雙峰正覺禪院涅槃堂記釋惠洪撰建炎元年十一月在

黃梅縣嘉慶通志　按輿地紀勝云正覺院在黃梅西北三十里有四祖及栽松道者之真身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佚據梁溪集錄入

教外別傳正法眼藏自達摩西來至忍大師爲震旦第五祖

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繇一燈傳百千燈至於無窮得法

者不可勝數雖其信根久乃純熟堪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

飾因緣自應爾邪蘄州黃梅五祖山真慧禪院祖師道場爲天下名刹而法堂歲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蔡氏冊而喜捨捐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修梁虹亘層簷翬飛宏博嚴麗遂爲江右諸刹之冠經始於宣和壬寅之秋落成於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老自表也成之者長老宗敍也堂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命居武昌假道溢浦敍不遠百里過予求爲之記余謂敍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佛菩薩爲法出世記夢如幻況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土木之所假合丹雘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爲法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其法然也以何爲說撞鐘擊鼓升堂廣坐有問有答敷演舉揚是說法邪瞬目揚眉捻提舉拂屈伸動靜四威儀中

是說法邪夫說法者實無所說而聞法者亦無所聞故併卻
咽喉脣吻道將來乃能間待有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答此
無一法與人彼無一法可得以法名堂因法顯法已為贅矣
而又何以記為哉紱曰雖然如是佛法門中闕一不可故諸
佛土有以聲音言說而為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為佛事
者此堂倚白蓮峰下瞰九江前排廬阜清靜爽塏具勝妙境
而水鳥林巒熾然常說牆壁瓦礫咸助法機妙法宣明不暇
開示至於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應機接物縱橫卷舒或
語或默無非第一義者夫言語解脫文字相空於夢幻中卽
夢幻而作佛事乃佛菩薩之行也得公之文以記歲月作大
宇楹間使游方具眼衲子登斯堂者有悟入處向上事直
下承當未後句目前薦取者住山翁半力不亦可乎余瞿然

一笑乃爲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日具位李某記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李綱撰建炎二年四月在蘄州嘉慶通志按記云經始於宣和壬寅之秋落成於乙巳之冬堂成後二年歲次戊寅余被命居武昌假道於湓浦綫不諧自甲來爲之記考壬寅爲徽宗宣和四年乙巳宣和七年後二年戊申爲高宗建炎二年時綱爲張浚所劾落職居鄂州湓浦其所必經道也真惠院輿地紀勝在黃梅東北三十里有五祖真身

寶陀巖李伯紀題名

丞相李公寶翰右正德十五年吳廷舉重摹正書在崇陽劉篆書

銀青光祿大夫隴西郡公李綱自通城如崇陽中路宿巖頭寺爲目之曰寶陀巖男宗之從行建炎戊申六月十九日

寶祐癸丑秋孟陳仲微題

此碑總領山僧已不能考碑文於總幹胡公鼎話次得之
蓋丁未貶鄂州戊申往來崇通所染碑石遂爲山僧携於
蒲川爲喜雨記既又易爲慶元縣學記而碑陰無恙得所
關丞遣客朱生謁邑大夫峯刻之一置縣廳一置巖所七
十年流落他邑一旦歸之故山何前者之漫不省邪因思
一時君子小人進退若有關於天而人不與者汪黃在建
炎欲罷張何而廢宗澤則先去綱此機之失人也姦檜相
紹興欲罷諸將併誅岳飛則先貶浚此機再失亦人也獨
丁未武昌之命則首異議者出於浚宋高宗仁明神武未
之信也再疏而後竄亦浚所發一浚也而建紹如二人焉
人乎天乎使浚移姦邪反覆之疏以竄賣國之臣則兩河
復在旦夕何待異日江上之役哉蓋三山以後識趣非復

殿中執法時而機會往矣則於潛善伯彥輩何責又何以
詰姦檜之議已哉其視大聲疾呼於七年之前決策從容
於受圍之際定經制招撫於七十五日間者始終一節何
如僕庚戌趨府嘗拜岳侯齒簿祠下茲又得寶陀真蹟敬
祠祀於山間俾歲以是日奉寒泉之薦併述二公本末云
正德庚辰仲冬月 吳廷舉跋
右宋李伯紀題名拓本紹基向於京師琉璃廠市上
得之題云銀青光祿大夫隴西郡公李綱自通城如崇陽
中路宿巖頭寺爲目之曰寶陀巖男宗之從行建炎戊申
六月十九日四十五字字徑四寸按是時李公方爲張浚
所劾落職居鄂州越五年乃除湖廣宣撫使此其往來鄂
州屬縣時所勒其結銜仍題故官耳字體剛勁豐潤誠賢

者筆翰也湖北金石詩注

資福法堂記碑

佚按石門文字禪錄入

資福禪院在金沙斗方之北奇峰峻岡環繞以掩映風林雲壑祕邃以曠平白非逃世絕人俗忘軀爲法者無因而至崇寧間蜀僧文慧嗣百丈九峰禪師說法此山求心之所決擇發趣之所歸投凡叢林之所服用寺宇之所宜有者十八九矣建炎元年十月住持沙門九琛以書抵印曰寺僧紹恂者無諸人惠公之高弟有行業淮山道俗愛敬之惠公以政和五年遠化諸大檀越重修潮音堂一所俾知法上首臨衆演法以上祝天子之萬壽恂欣然從之於是遠近聞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勸者輸語越明年七月而堂克成凡

用緡百萬有餘乃設無遮大會飯凡聖僧而落成之未有文
以記其事公爲我記之印曰自後漢摩騰竺法蘭來至五天
館於洛陽鴻臚寺有經而未有精舍至吳赤烏中康僧會入
建康架茅茨與其徒以行道有精舍而未有僧三日男子朱
士行最初落髮有僧而未分禪律迨唐之朝禪律並行曹谿
獨號禪宗而律學乃不敢與之抗行元和中百丈大智禪師
方建叢林廢蜂房蟻穴之衆爲九州四海而建大法堂以總
衆至於天下禪席宗之知比[丘]因法相逢以法爲親主者升
座而坐學徒纍序而聽示尊法也恂能化檀衆以成斯堂其
知本者與資福院爲此邦之福田道俗男女貴賤老幼者較
授之者得長老升堂布法雨以滋灌之令善種福芽叢生而
並茁其爲惠利豈有既乎不可以無書

資福法堂記釋惠世撰建炎二年七月在蘄州嘉慶通志

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佚　黄庭堅撰金石存佚考録入

自達摩入中國授二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皆出其魁壘絶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清原者特爲學者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令逢禪師者清原九世之嫡孫黄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爽不愛處俗者年愛敬之唐乾元初落髮於隱眞寺明年受具足戒即策杖游方問黄龍參出巖頭門峰孤峻自荆楚舟漢江抵鄂渚而機公杜門卻掃機絶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獨叩其戶俄問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令逢曰未來此間亦不失答

曰若失爭辭與麼來曰來底事作麼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
黃龍於是開扉笑而器許之師從容遊詠日聞智證雖不事
接納而戶外之屨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順義
癸未之秋辭黃龍北遊戾止蘄陽月峰之下搆爲茅茨一飯
奉跏趺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輪雲委前刺史奇章公拜謁
受法要而請升座道俗懽呼謂一佛出世遂成叢林號南禪
男子張弘甫施宅爲寺莊嚴之妙疑釋闕清都從空而墮也
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而坐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衣麻縗
客號踊哭泣皆不可爲苟違吾言則非吾法侶於是以書徧
辭檀信六月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
四夏塔於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大
作佛事於是啓塔而顏貌如生萬眾作禮龕而供事之自是

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茂遂民建寺其
前世以父子傳器夜燈午梵自唐迄今不替政和之間禪林
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逃亡人家宣和太守林公以嘉祐寺彌
勒院僧擇文主之從植之請也文疎通解事材智有餘道行
信於邦人初至之夕適大雨九徙其狀一年而施者塡門冠
蓋無虛日二年而修廡密室綠疎青鎖三年而崇殿傑閣間
見層出遊僧過客摩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嘗
與休縶功于仁日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廪無餘粟食
常日集千指非有以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臨濟北歸仰
山歎曰此人它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潙山問有續之者
乎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故世稱念法華
爲仰山後身庸詎知文非逢公邪子仁曰彼以荷擔大法此

方從事有為仰山蓬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禪師不務說法庵於王城之東日浴萬衆曰時機淺昧難提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蓬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年冬遣其徒來乞文又系之以辭曰我懷巖頭僧中之龍本無實法但識綱宗乾笑德山怒呵雲峰如獅子吼香象失縱又如麒麟不可羈羈羅山控勒明招追隨蓬則脫出天骨權奇振鬣長鳴萬馬不嘶清溪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鐍扃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干層霄下有全身百神來朝劫火洞然大千焚燒而此堅固無有動搖咨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是汝福田如黃琳公如和寶禪刻此鈔詩以壽山川

蘄州資福院蓬禪師碑銘惠洪撰碑佚考金石存

修房州大成殿記

佚名

集錄人 蔡復

國家自崇儒開大興學校凡孔子之廟在郡縣者莫不修飾以稱上命中更多故於稽古禮文之事少闕則又例皆傾圮毁拆而不加繕營房舊有學在州城之南西偏建炎三年某月孔子廟屋壞幾毁神位太守王公窶然命郡監趙侯再作新廟侯乃相地於州城之東中高而外下可環之以水有泮宮之制遂而勢而改築焉以某月日告成公命故吏張某記之曰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相傳一道所以濟天下而澤後世者不可優劣論也然自三代以還由華夏至於海隅像而事之廟而食之者惟孔子而已豈孔子之道有過於堯舜禹湯文武哉大抵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位而行孔子之道易

處孔子之位而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難方周之衰王綱解紐君臣父子之道不絕如綫孔子於此方且奔走齊鄭之郊皇皇然旣以是而語人又以是而立敎雖畏匡厄陳受辱陽虎見譏武叔而不悔也推本聖人之意豈有他哉顧夫斯道之墜人倫之變後世有粟而不得食之也晚歸自衛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以成一王之法誅趙盾以討賊而君臣之義愈嚴貴許止以嘗藥而父子之恩彌篤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旣闇而復振人倫之大旣棼而復理孔子之力也譬如洪水方割而禹導川濬黎民阻饑而稷敎播種惟昏墊而後知禹之勤惟艱食而後知禹之功不然冥亦勤其官而水死者也而後世不稱冥而稱禹厲山氏之子柱亦爲稷而後世不稱柱而稱稷然則生民之奉不於堯舜禹湯文武而於孔子者

其以是邪生乎孔子之前者固有人矣生乎孔子之後者亦有人矣如虞仲夷逸長沮桀溺接輿之徒方且被髮而佯狂耦耕以自養隱居以玩世數子者其才未必不足以行孔子之道其志未必不足以明孔子之教而皆超然無意於生民向非孔子者出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已失其傳人倫之大莫與興理者矣然則孔子之祀所以跨三代而獨光際海隅而咸事者豈不宜哉然當茲極亂之時人方廢俎豆而事軍旅而小夫之論者方且以孔子之道爲不急於救亂否者則又自放於山林之間莫肯以濟世導民爲意皆得罪於聖人者也而王公區區於此時獨能新孔子之祀以示民有足大者昔孔子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使世之爲士者苟人人能以孔子之所用心者推以濟世導民則救亂之術有急於此

者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彼小人至於難使則其亂有不可勝言者若其易使顧有犯上而作亂者邪余既美王公之舉事得化民之本也而又嘉趙侯之肅給能輔太守以成行化之基也故樂書其事而推明孔子之道所以急於救亂者如此

修房州大成殿記張嶼撰建炎三年嘉慶通志

微王山銘佚據紫微集錄入

距竹山縣西南三十里曰微口二水支分於此合流而入堵水其右發源自金州之宣漢土人謂之南江其左發源盡竹山西界土人謂之微江泝微江而上百里而近有二山臨水其東穹崇而嶜崒其西磻礴而渾厚高皆出飛鳥外土人目

為雄雖而均謂之微王山山之草木蒙蔡豐美雲氣之所出人常以候陰晴其驗環山數百里皆峻巖穹谷蓄龍蛇物怪之所憑依也山民事微王甚謹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禱之其應如響建炎四年桑仲寇竹山境內之被害者十七八不死亡則殘破惟避地茲山者皆得免倚神靈之庇佑人也按尚書武王伐紂載其助者曰羌髳庸蜀微盧彭濮人意其自是以得封爵而遭秦焚書之後故其家世莫傳然孟津之會諸侯八百夫豈無大邦而微獨見於泰誓吁亦光矣嗚呼微王之靈生於數千百載之前則能佐仁聖以伐暴虐歿於數千百載之後猶能假天險以濟生人是宜著在六經而獨廟食百代而不泯者也某嘗避地茲山得免鋒刃感神之賜而慕其德敢虔恪拜手而獻銘曰有微啓土莫究厥初佐仁伐

綦乃見于書歷載緜邈羣祀忽諸廟貌猶在神威赫如禹會
塗山執玉萬國周誓孟津以來八百豈無大邦莫非埋沒有
偉厥徽獨列六籍仰彼微山惟石巖巖微王之德惟民所瞻
惟神之靈嚴威如在曰霽而明曰雨而晦殛淫佑善俾民斯
理驅厲濯氛俾民不疛我用穰穰我稼嶷嶷風之烜之時雨
澤之惟神之施歲以免疵瞻彼左山有屹其峙微王之德與
地無際炎正中微避塵亂夏羣盜恣睢縱橫于野穹谷密林
民無免者惟依兹山父子完安惟神之庇以免暴殘惟依此
土安爾婦女惟神之佑以逭荼苦微王之仁古無與先左右
仁聖與師用還拯民塗炭千古之前微王之仁亘古曷有恢
其阻險脫民虎口遇寇佑民千古之後我欽王德勒銘巖阿
川平山圮惟德不磨

徽王山銘并序 張嵲撰 建炎四年 金石存佚考 校文云
部竹山縣西南三十里
曰徽曰二水支分於此合流而入堵其右發源自金州之
宣漢土人謂之南江其左發源甚竹山酉界土人謂之發
江浙之徽江而上百里有徽王出只事徽王甚謹謂徽卽增
暂之徽考徽人孔孫不詳孫淵如先生今古文注疏亦未
搞指所在土人所云未知何據今則南江徽江徽王山均
不見於一統志方輿紀要惟也城志云竹山縣有堵水卽
令南江此傳言南江爲堵水之上流與九城志異與地紀
勝云徽江導源自巴東入於堵考竹谿縣有南江河源出
陝西平利縣至縣南本坪河日合子柿河則柿河在古統
稱南江又有竹谿河源出縣西谿籠山與序中所云發源
盡竹山西界上人謂之徽江合然則徽江卽竹谿河南江
卽柿河南東兩河日卽古之徽日晉武帝改縣日徽陽以
此水也紀要言南河日在縣西四十里里數徽異建炎四
年桑仲蒐階均房乘勢直搗金州爲王彥所附文所云卽
是事
也

辦頓張氏堂記

佚

京山境地名辦頓豪民張祥雄於鄉閭名田藏緡金銀布

帛皆以億計故里俗目之爲十萬紹興初巨盜桑仲橫行
河間所過赤地張聞其且至以貲財孥累之衆不能移避
於是槃頓舍館烹牛屠豬釀酒先路迎之桑甚喜爲之駐
留至於累月凶徒相隨日夕醉飽仍各有練銀之贈桑約
飭丁寧秋毫不犯張有穉女從簾下窺覘桑見其少艾欲
得之張不許桑怒曰吾亦爲不義殺人如踐螻蟻今全爾
一家可謂恩惠而猶惜一女子耶張懼急以嫁之留旣久
啗聚數萬衆無物可食遂盡戕其家猶以妻故收拾其骸
瘞於堂中作大冢掩畢而去獨挈妻俱行其少女奔出外
得脫張屋基址尚存有奇石高丈餘巖壑穿穴宛然天成
宣和時花石綱欲取之以入京重不可移而止今士大夫
過之未有不瞻翫咨惜者堂記石刻猶存范謙叔所作又

有蘭軒記朱子發所作故屋帷門樓在彼人徙以爲東岳行宫小殿其大可知矣黄志堅

蘭軒記

佚

見上

范忠宣公像記

存在德安府學

口宣范公象

馬棻石碑石下已殘闕繪忠宣公立像高三尺三寸齊膝而止冠帶執笏右邊上缺宣范公像四字下截可辨識者大丞缺鉅宋口口治平三年缺言事口安州別缺人德之建缺孫繼缺二十字背面將滅大半惟從左迪功郎改口

□德安府府學教授方城范偷記幷書及篆額二十二字

循全棻宋史傳范純仁字堯夫吳縣人文正公子舉皇祐

元年進士第一治平間通判安州卒謚忠宣碑云距紹興

甲子實八十有二年而公之從孫彭復通守是邦屬吏偷

登𦸗本末云云棻縣志職官范彭紹興八年任范偷紹興

十二年任又紹興甲子爲紹興十四年碑蓋以是年立湖北

金石詩注

高宗御書孝經石刻

楷真草書在興國州學

御書孝經

額篆書

文不錄

按碑正書一行草書一行分六截止得其半不知其爲兩面刻搨者遺其一面或有兩石一石已佚均未可知玉海紹興九年六月辛亥書孝經賜秦檜十三日庚戌檜乞刻之金石以翼扶聖教上曰世人以十八章童蒙書不知聖人精微之旨皆出乎此朕因學草聖遂以賜卿豈足以傳後檜再三請乃從之十四年七月辛未詔諸州刊石是檜先刻於家而諸州即以檜本勒諸石也咸淳毘陵志景定建康志均著錄今佚劉喜海三巴孴石載遂寧三石昔過遂寧學嘗訪之杳無片石詢之學宮弟子云同治二年滇逆圍城學在城外燬矣今學新修董其事者無一好古之人大約磨作階除砌諸牆垣兵燹術經古刻零落殊可歎也檜跋不傳著古志所見搨本亦剝落殆盡爰錄於後以

備參考
紹興九年六月辛酉
皇帝以
手書孝經賜□□□□眯死
言臣不肖備位宰輔□□頓
□無所云補恭惟
皇帝陛下□□□□□□□
□乃以暇日
□□□□□□□□□□□□
□□□□豈□□當
□□□□用□□刊諸□□
□□□□

□□□□大□□□□□□
□□
□□□□□□□□□□□
□□□□之□□□□□□
□□□□代□□□□□□
不□以□□□敢爲
□甚厚
□□□□六□□尺□二十
□戊申□□□□□□大巾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使監□國史兼
□□□□院□□□□

□□□□榆謹述

蒙泉龍堂小記

佚據漢濱集錄入

荆門爲邦依泉而立飲濯烹飪咸仰以生下流灌溉功利尤溥博唐人題詠目爲蒙泉而今所封實惠泉或曰北爲惠南爲蒙蒙今微而惠特豐惠泉故有亭祠龍扃鑰嚴閟兵火之後結茅故基久益隘陋神弗顧歆日就湮穢紹興庚午冬余始至官覽之慨然明年春軍城大火㦸葬民居以其功力之餘稍加疏汰出其瓦甓榛壤積如[丘]阜如鼻出窒如眼出翳源流益滋池用淨澈夏苦旱暵築壇其旁而禱焉牲血未凝而雨又明年春起皇華之館正洗心之堂於是部民甘愁請禱新泉上之亭而甃治之夏四月戊子落成堅壯雅潔還承

平之舊觀庶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惠澤斯民秋復不雨禱之又應歲則薦稔嗚呼此邦之人藏善利侯之德其可以忘十月黎軍守襄陽王之望書

洗心堂在蒙泉北郎黄華館紹興中參政王嗣建一統志

蒙泉龍堂小記王之望撰并書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在荊門州今有有佚考

慧照禪師塔銘存正書在隨州

大洪山預禪師塔銘額正書

隨州大洪山第六代住持慧照禪師塔銘

右朝請大夫知襄陽軍府主管學事兼內勸農營田

事兼主管東西南路安撫使公事馬步軍都總管榮

嶷撰

右朝請大夫知復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

田事賜紫金魚袋吳說書

右朝奉大夫西京路轉運判官兼行提刑提舉常平

茶鹽等公事提舉事魏安行題額

芙蓉道楷禪師有三賢孫近年以道鳴於世者曰慶預曰清

了曰正覺二公遊方時預已坐漢東兩大刹厥聲籍甚既而

鼎立東南間望迭勝如磨醯□羅王眼眼明徹由是天下之

慕空衲者翕然益知佛事之有人洞山之有源芙蓉之有孫

預實首倡之也曩余識芙蓉於京師晚得二公於江浙猶以

未面預公爲恨今公之子大洪居盦老乃狀其行來乞銘老

嫻顧豈暇乎此雖然有一又烏可以已余聞預居隨之大洪也當寺盜擾攘聞寺盜環山如林預恬不爲意日據繩牀頤指撝禦外飭其役之強毅者固守圉以折豺虎之衝內帥其徒之靜專者習禪誦以覬國威之立若是者凡幾年卒與山巋然不拔所活何翅萬人士大夫之家賴以生者猶七八百數雖嬰難中所設施衆中禮法往往迄今頗能道之者然則預豈惟有補於佛氏者邪故余勉爲之書謚之言曰師胡姓也世居鄞之京山生十有四年依楷祖家於大陽又十年遂口楷落髮子受其戒久之楷器其所證道佐丹霞德淳禪師淳道熟而世殊得師爲重政和三年草寇李高者竊發於鄞之鄞寺之運糧丁數十輩偶爲賊所掩盡奪其糧以去已而賊得吏因視布囊有舟丹霞字者詰賊所從來將網而坐之

主事僧供賅寘莫敢睨師特主藏事獨惻然憫其無辜以謂不已此口若殆且廢或玷吾釋氏乃越而代之請以身訊㕕於囹圄者踰半年事竟辨白識者高其行南陽之民至有以預羅漢命之者夫豈其平日榮法之心微已兆於是與後□遷大洪復以師從仍總院事七年水南興國虛席隨守命師主之閭於朝賜慧照大師之號開堂謂衆曰昔芙蓉老人處知其名得其地丹霞師兄處忘其名失其地旣然血脈是同豈可枝柯背異遂爲□嗣法子宣和三年徙於大洪居一紀餘猶一日凡兩告去皆弗克及歸則一再有圓光之瑞咸疑慈忍所忻相云而師未始異也紹興癸丑秋乃遂引去下廬阜入七閭閉關於雪峰之西室閭師大參張公□穏其名以府城之乾元延致之居亡幾移住雪峰崇聖雪峰古稱海內

甲刹時眞歇了公□廣大縁法鼓之適謝事而師繼至獨靜
重自持其盛不減前日叢林尤以爲難云十年夏忽示微疾
因索筆書偈曰末後一句□難名轉步回頭十萬程除卻我
家諸的子更誰敢向裏頭行俄顧謂大衆遂吉祥而逝實六
月二十二日也後七日荼毗得舍利五色不知其幾瘞骨于
雪峰大洪之兩塔俗壽六十有三僧臘三十有八住山凡四
處說法凡二十三年凡得度若忠雨者四百五十餘人得法
若鶖湖子亨者二十餘人其餘隨根器而悟解者散在四方
蓋未可以名數計也此其幻住之大略爾若夫生世之穎異
學佛之精到本身之簡約董衆之篤勤語錄播傳搢紳之歸
重玆不敢喋焉以請是猶加金以黃助蘭以香者也居□得
幸於公之久知公知芙蓉者雖先師之不遇□之遇猶先師

之過也公其銘之銘曰

道本一源　孰坎孰淵　徽其源者　一滴百川
猗嗟末流　鼓波自渾　不心其心　徒言於言
偉矣慧照　樂于晨昏　履危坦若　其道乃尊
惟肅惟適　惟誠惟惇　芙蓉之子　芙蓉之孫
千眾拱環　無位而位　功而不居　示以游戲
闊漢渺緜　星河一天　慧照斯在　宛其儼然
維彼靈峰　誰再造汝　□□此銘　無替千古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左朝請郎權發遣隨州軍
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金魚袋田孝孫
立石

馬案右碑在隨州城南百五十里題宋隨州大洪山第六

代住持慧照禪師塔銘又行題右朝請大夫知襄陽軍府
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主管京西南路安撫司
公事馬步軍都總管榮嶷撰又行題右朝請大夫知復州
軍州主管學士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吳說書
又行題右朝奉大夫西京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提刑常平
茶鹽等公事提舉魏安行題額額正書大洪山預禪師塔
銘八大字爲四行文行書十九行文後繫銘四行共七橫
末行題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字空一左朝請郎權發遣
隨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金魚袋田
孝孫立石碑云師胡姓號慶預居鄧之京山年十四依楷
祖出家於大陽落髮余聞預居大洪當靖康擾攘間羣盜
環山如林預恬不爲意日據繩牀頤指閒暇外飭其役之

強毅者固守圍以折豺虎之衝內帥其徒之靜專者謹禪誦以娛□威之立若是者數年與山巋然不拔所活何翅萬人士大夫之家賴以生者猶七八百數迄今頗能道之者云云觀此則師之志量卓識寧獨區區有補於佛法已哉案宋史職官志建炎初於沿河沿江等處置帥府以文臣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爲之副榮薿蓋領是官湖北金石詩注慶預即其弟子也校道楷禪師見靖康二年碑銘文云預居隨之大洪山羣盜環山如林預恬不爲意日擁緇衲頤指閒暇外飭其徒之強毅者固守圍以折豺虎之衝內帥其徒之靜專者謹禪誦以娛國威之立與山巋然不拔所活何止萬人考與地紀勝云大洪山慈忍靈尊者道場在州西南隅以峯巒奇絕舊爲奇峯寺後改爲靈峯寺今爲崇寧保壽禪院山巋起一方巘然雲間四面斗險絕頂峯巒崖石中有大湖寺人經行數常見雲氣在下靖康避寇之人立寨柵自保賊竟不能破以斗絕不可躋攀也繫年要錄紹興元年襄鄧鎮撫桑仲以其將李道知隨州時隨州闕守通判王彥威與州縣官皆寓洪山寺主僧慶預守洪山以扼賊道至隨遣

彥成以歸送學卅事慶預京山人也雲莊漫抄云建炎紹
興初隨留於賊而出中龍自保有帶甲僧千數事定皆命
以官汪藻外制有大洪山僧守珍補承信郎誥汝營壁塢
輯鄉閭擇年錄以爲恐與慶預事相關以碑證之事蹟略
其雪齊存後官紀勝云雪峰寺在後官縣西百餘里地勢
高多寒雪故名唐咸通中貢覺禪師居之宗風甚盛太平
興國三年賜
名崇聖院

魯國圖並跋

右江書在
興國州學

魯國之圖

額分
書

恭惟國家廣闢黌宇以萃多士士之誦六經如見聖人森
森乎有鄒魯之風可謂盛矣獨是東魯之邦闕里杏壇之迹
宛然如在而耳目或未接焉夫遊聖人之門而不知其出處
遊息之地豈足以稱君師教育之意乎竊頃者負笈四方得

此圖於襲慶府藏之逾三十年今幸承乏敢請於郡模刻置大成殿之東廡庶使朝夕於斯者得以考聖賢之軌躅而他日成材之効舉無愧於從遊速肖之列仰副聖朝化成之文則此圖亦不爲無補紹興甲戌四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興國軍軍學教授俞舜凱謹識

右朝請大夫通判興國軍主管學事方

右朝請大夫知興國軍主管學事黄

魯國圖碑左迪功郎充興國軍軍學教授俞舜凱模刻並跋紹興二十四年四月在興國州學金石存佚考桉襲慶府宋京東路今山東滋陽縣西二十五里方黄二君無名職官表亦無其人

淨嚴大師塔銘存正書在隨州

大洪山遂禪師塔銘

額分書

□□□□□□□□□□淨嚴和尚塔記

存行書在隨州本寺

敭文閣直□□□□大夫潼州府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遂安撫使知瀘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文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袋馮檝撰

右朝請大夫知復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金魚袋吳說書并題額

師諱宗遂遂寧府蓬溪章氏子也家世業儒奉佛尤篤母初懷娠頗有吉祥既生在襁褓間見僧即喜幼不茹葷酒不隨童戲年十三父母顧之曰此兒終非塵中人迺攜諸本邑南

嚴院託僧自慶爲師年二十七得度纔受具即辭師往依講
席復徧歷吾蜀諸禪究明已事因緣未契束包南遊初抵玉
泉見慈禪師慈器之命副院事歲餘辭嚢中所積歸常住惟
杖屨參訪襄漢一時尊宿次依棲大洪開山□禪師□看俱
胝竪指因緣一日於僧堂方展坐具忽見小蟲飛墮於地遽
拂之隨手豁然大悟開口背之於是服勤數載乃命總院事
政和辛卯恩順寂師畢後事乃□江浙□山值智禪師住持
偪仍舊職政和戊戌郡東雙泉禪院虛席隨守袁公灼命師
出世衲子奔湊傳道不暇袁公欽師道德奏賜淨嚴師號俄
改住水南禪院□望益著遐邇緇徒聞風而至靖康丁未退
止德安嶢山會延福禪院方丈闕人安守李公公濟命師繼
踵未幾兵戈蜂起凶寇將至郡官命師領衆入城因建化城

庵居之訓徒如故賊圍城久米升四十金時衆尙廣日惟一
粥師獨請半士大夫分惠糧儲之類卽均贍大衆晨夕提振
祖命愈懃不輟賊勢甚緊高聲唱言城破但存延福長老攻
旣不利而回城中果有異士遂引去鎭撫陳公規聞而謂衆
曰異士乃吾淨嚴也紹興乙卯師退居東堂未數月宣撫使
司居大洪時以襄漢繈復百里絕人荆榛塞路虎狼交跡山
頂僧行散逃餓死所存不過百數日涉野采稆麋以度朝昏
供利阻隔屋宇隳頹莊夫耕具十無一二師方定居勸勉緇
徒開通供路招置人牛口闢田園未期歲間四方禪衲駢肩
而來檀越社供如赴約束逾年僧及半千次滿七百復修院
宇追迹先範大闡綱宗自此靈濟道場廢而復興師住持十
有三年叢林再盛不減疇昔紹興丁卯春師示疾誡侍者曰

每聞鐘魚方進粥飯過午則不復啜耳示化前一日囑門弟子曰吾今將往信任自緣汝等壯年當此佛法陵替各宜勉力辦道勿違佛戒至三月四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初四師令備浴水齋罷沐浴更衣歸方丈熟寢至昏黃遽起時知事小師環遶侍立師顧視左右歛容端坐少頃暴風驟作丈室搖振土崩瓦墜眾謂屋摧四散驚出唯副院宗舒疑師長往侍立不動良久端然示蛻傷有聞龍神殿內鳴指嘘聲方丈後石崖忽摧山之四周人望峰頂紅光燦爛皆疑遺火詰旦登山始知師逝於是連宵風雪陡作峰巒變白四眾號慟禽獸哀鳴留三日入龕後七日窆全身於院之陽同光塔之右葬日晴明風和日暖示化之夕郡官夢師訪于公宇茶話之久辭曰老僧去矣次日接師遺書駭歎異之師平昔精

持毗尼絲毫無玷不服縑纊布衣紙衾不執財寶不背衆食
檀越所得施利並歸常住士大夫惠以玩好隨得隨施生平
與物無忤至於蚤蝨不忍弃之師世壽七十六僧臘四十九
口坐道場三十載提振祖令度門弟子宗鬻等百餘人嗣法
已出世者數人師垂手接人雖慈悲生誨而不順世情入室
普說寒暑無倦禪徒不時參扣並無阻御因僧問如何是佛
師云休賺歷叢林以為通鑑得師之道者無慮百數師卽恩
禪師嫡嗣曹溪十四世孫也禪宴接人之外一毫之善弗遺
結十萬人念阿彌陀佛刊華嚴道教諸經集傳注解四十二
章道教經潙山警策有語錄偈頌並行於世紹興庚申夏師
稍避和有若陵檀越吳興施財預建塔亭以備後事師病起
折充院前欵亭知事衆謂恐違檀越意乃懇止之師因示誡

文其畧曰予欲以吳君所造塔亭下止以藏灰塋一同歸塔
欲自予己往當山住持者同葬遺骸於其中所貴省緣免致
斥勞從事無益爲可勤傳正眼令慧命不絕則斯道綿遠無
窮幸同道者察予鄙志師既歸寂後人以重欽奉輕於違師
之志同歸之義衆議寢焉其小師宗善狀師行實自洪山不
遠數千里而來求銘於予予於師爲同鄉且以道契每欽其
道行爲里閭之光義不當辭嗚乎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之後
彫火不烈無以驗真金之不變事不難無以見高人之節守
今世之所謂高僧者莫大乎闡揚教典傳授祖燈護戒精嚴
存心慈忍禪定不亂精勤匪懈身不衣帛囊無積財力興叢
林善荷徒衆長齋不昧坐脫立亡有一於此號曰名德儻卒
然臨之禍患憂危之變鮮有其心不搖奪者而師于衆善則

兼而有之而又能為高僧者之所難能粵若逢時厄運羣盜
四起德安大府環繞幾徧師乃入城剎庵居之與衆同患米
貴如珠不忍散衆闔郡驚惶師無懼色提振祖令宛若平時
嘗傳賊耳自明言城破但存淨嚴一人師雖聞此惟以利衆
為心誓與闔城俱存亡既以道德保護一方賊遂攻擊不利
而曰城中果有異士從而引去賊既解而師退在他人則追
念前日虎口之危亦且少休或求安靜之地以自養是為得
計而洪山全仰遠供以贍多衆時則賊去未久供路不通山
頂屋宇大半頹圮僧徒餓殍十喪八九所存餘衆惟以野菜
橡糜僅充口腹聞者莫不遠避而宣撫司命師往住持而師
亦毅然從之既至躬率其徒開通供路葺治田圃魚鼓之聲
復聞未幾祖供復來衲子奔湊於是重修院宇百廢具興辛

安口百餘衆靈濟道場燦然復新有加於昔焉嗚乎師於傳
道修行之外又為人之所難能有如此者求僧中之名德罕
見其比非夫夙植德本而道力深厚疇克然邪銘曰
大洪之嶺靈濟開山始自恩公吏律為禪嗣法淨嚴繼踵而
住有十三年道行化普師生遂寧幼願出塵受具之後周遊
問津徧登講筵復歷禪苑既通教乘欲窮法派因緣未契東
包南遊遶遇洪山針芥相投俱胝一指洞徹源底佛祖機緣
更無餘旨宗說俱通解行相應能博能約有規有繩精持毗
尼常恐弗及食不背衆衣不衣帛不弃蚤蝨不畜資財人所
愛惡已獨忘懷高士所為獨乘衆美臨患難而不變世莫得
而倫擬若居德安會賊四圍闔城震恐日懼顛危師行祖令
宛類平時賊謂有異人而引去庸非賴道德之慈威逮兵禍

之稍平亦可休而少息洪山供利久已隔絕淩晨無粥而正
遣無食□殍而死者過半幸免而存者十一師被宣司之請
不復辭難而往芟荆榛以登陟鬬虎狼而趨上野菜橡櫟與
衆同餉率其徒以開路招摘施而贍養曾未逾年衲子奔湊
田疇丘墟俄復耕𥝠寺宇傾摧鼎新卑陋卒安七百高僧名
藍廢而復舊此舉世之難能師優為之而不以為難致緇素
之皈重宜幽明之共尊固寂之夕黑風遽作龍神鳴指而長
嘘山崖裂石而崩落時當暮春大雪降格禽獸哀號林巒變
白紅光現於峰頂化體初無改色巍巍聳塔瑞雲中高示遺
規為永則

左朝奉大夫權發遣隨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
農營田事借紫金魚袋田孝孫立石

紹興二十六年上元日受戒弟子賀善崇張善堅等

共施財命福唐鄭彥輝陳元仲刊

馬案石碑題上缺十八字淨嚴和尚塔銘并序□二行題

敷文閣直缺四字大夫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邊

安撫使知瀘州提舉學士兼管內勸農使文安縣開國伯

食邑七百戶缺六字檝撰第三行題右朝請大夫知復州

軍□□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吳説書

并題額額八分大洪山遂禪師塔銘八字文行書二十五

行行七十三字銘低文二字四行直書銘後行題左朝奉

大夫權發遣隨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

紫金魚袋田孝孫立石末行題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上元

日受戒弟子賀善榮張善堅等並共施財命福唐鄭彥輝

陳元仲刊建額高八尺寬三尺九寸在隨州大洪山碑云師諱□遂號淨巖遂寧府蓬溪章氏子也年二十七得度受具住持洪山大興佛教鼎新梵宇云云 湖北金石詩注校文云郡東雙泉禪院虛席隨守袁公均命師出世考傳燈錄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曰西雙泉以隨州雙泉院爲東雙泉淨嚴出世即此雙泉院也陳規輿地紀勝官吏陳規宣和間知安陸縣兼知府事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安陸民德公爲廟記之賜號賢城廟

復州蘭亭

佚

蘭亭記葉石刻太守何棐刻在復州 輿地碑記目

景陵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日久郡守何文度得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有二日跋 蘭亭考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闕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修字五行爲流二字六行弦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之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觀昔下二字作陷夫字上露初也字末行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顧庵集

江參政生祠堂記

佚據雪山集錄入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鄱陽汪公宣諭荆襄自行郡及襄陽所過撫瘢剔隱凡格而不流與壅而上達者咸驛置以聞天子惟公爲信疏函朝通膏澤夕下而興國被惠最厚興國地多山谷其稍夷衍者則漫爲深潴淺澤不得

盡爲民資又當江淮走集之衝往嘗與東南巨寇桀賊爲巢窟蹂躪戕犯較一道十州獨甚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輸苗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其他㮣是已不可復任而淮衣與稅䌷並徵稅䌷四千有奇淮衣六千三百有奇□將倍之公月至衆相謀曰被此蔣此來叩郡庭湊使臺謁官闕先後以數十計矣朝廷取決于民部民部有司也奚敢議繩尺之外故屢進弗獲今天子寄公耳目心腹公又聰明果達祥順慈厚與天子意相通試告之宜納既至相率羣拜於庭列次於門耳延於衢千人一色慘怛怵惕久乃得言曰維氓幸生茲時還定安集尚敢冀其他惟是淮衣沿襲因循遂成不革灼爛肌膚灰滅頭顱

於今有年顯假須臾之揚有請於公公曰何哉吾惟有不知
知之敢有不告天子惟有不知知之豈有弗行爾其示我以
詳於是進曰初大河未他徙郡有賦曰黃河埽錢緡計一
萬七千有奇漸黃爲代輸而郡以縑充之匹計一萬四千奇
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黃河不卷埽漸黃不代輸而准衣著爲
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二千一百有奇二十五年增六
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則止脊竭命殫可以損不可以加
公其哀之公應曰諾文進曰往者以錢視縑緡計一百二十
有奇得縑百承平時其直相當民雖不欲而猶能堪之今無
易縑之錢而一縑之作錢四千五百有奇是一縑而美三倍
之錢往者漸黃與興國各有廚餘相通漸黃爲興國供河埽
興國爲漸黃調省縑今漸黃自若而興國獨抱虛逋承實禍

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正月公歸拜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天子卽詔有司以爲率勿增令下凶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首擊地手加額上戴天子次則戴公惟天子高視兩儀萬物之上做屣神器褒裳道之何藻色之可狀而端倪之可規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公衆又相謀曰古者愛敬其人而不得親或思其人而無所寄情則貌而奉之故其隊有盡其祠有堂於是鄉黨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人情規古義以請於太守張公采太守曰地庳薄則不稱位宇荒隘則不稱隱畫得其略而不得其詳則不稱容乃得西城佛宮相其位置之尤者傑爲之屋而擇其能行之名者工爲之貌奔走經營無不用其至而後得公精神儀幹冠冕佩服之眞旣具以曉其部之民民曰如

是可以無憾雖然自辛及乙循師用兵五年溝池櫂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穀粟皮羽之歛魚鱗鳥毳錯布疊出嗚乎殆哉岌岌乎此邦也淮衣至是亦將無以為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盡亦除之吾儕小人若不知足之嘲顧受而不避無亦使盛世清朝有何待來年之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愛物如已千載一遇不謀而同符公將秉執元鈞佐佑太平兵甲歛息無所興發府庫充仞無所庇藏復常庸蠲常租省常調爾行將見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恨則以告其客汶陽王質求文以列實質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之聖著公之賢凡志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

汪參政生祠堂記王質撰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在興國州金石存佚考

玉虹泉詩

存正書在羅田縣

百尺雲巖佛閣前懸鐘疏葉思悠然岸邊酌酒和清露石上題詩染翠烟半嶺泉鳴通古澗數峰秋盡隔寒川西風似欲吹人起去逐騎鯨汗漫仙

玉虹泉詩何錫汝撰在羅田縣東五十里字畫遒勁鑱鐫深明近爲湍流激齧字痕剝蝕僅有存者康熙湖廣通志

玉虛洞毛鐸等題名

存正書在歸州

隆興□□四月五日郡守毛鐸孚文率教授梁介□□然俟愷強中來游

玉虛洞毛鐸等題名正書隆興□□在歸州宜昌府志

寇萊公祠碑

右正書在巴東寇公祠

詩言志非謂其必出於作者之手而後見其志也後之人有取於古詩一章一句賦詠之亦足以見焉國朝太平興國中寇萊公爲巴東令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識者知其大用然世知誦公詩而不知是詩本出韋應物公取其七字析而增之應物雖能道是語而官止於郡刺史不見於設施殆不過爲詞人之詩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則果能舟楫巨川是豈後人因其已試之效而爲是傅會之說邪蓋公雅存濟世之心與舟橫野渡之意合正猶鄭七子之徒取風人之章而賦之發諸口而肺腑之隱洞然可見志之善惡身之吉凶禍福皆不能逃趙孟之所料也公爲是邑時年方踰冠有

愛在民世呼爲寇巴東其後致身宰相踐其所言景德澶淵之功尤爲儁偉當時苟從建議之臣幸蜀以南則三光五嶽之氣必分公獨毅然決親征之策鑾輿一動社稷安於泰山天下混一者二百年校其功烈於傅巖之人任舟楫之寄中興有商未可得而輕重然性素剛直不與物浮沈晚節爲奸邪所擠流落南荒以死天下至今哀之十朋頃過公安問枯竹再生處有祠在焉因賦詩弔之過巴東舊治訪其祠則已廢矣惟秋風亭尙存則又賦詩有不似公安之歎縣尉王盦孫者永嘉人也因命其建祠塑像盦孫卽亭祀之既成以其圖來有毛君恕者令是邑集公詩百餘幷刻余詩以寄且請記之余生平欣慕公之爲人每歎靖康間復有如公者出則南北豈至於分裂邪公之事固余所樂書尙奚俟乎再三之

請然巴東古祠遺像廢而復興殘編斷稿散而復集江山增氣如公再生雖發端於余而卒成之者令與尉也皆不可不書

乾　道　二　年　八　月　朔　日

左朝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夔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夔州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安撫使王十朋記

門生右文林郎奉辟夔州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王蒙書

門生左修職郎充夔州路鈐轄司幹辦公事朱灝題

宋寇萊公祠在巴山南麓一碑偃仆土中乃王梅溪先生乾道二年立門人王蒙書碑已中斷蜀道驛程記

去思樓記

佚據雪山集錄入

興國太守張公未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於其上通守王

君沒問諸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負於公之去而力不足於公之謂有怏怏不滿之容有鬱鬱咨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則既去而思也不既切乎吾以去思名之人情宜事實稱也余曰今之爲吏與古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年又異也古者事省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徵人簡而易令故吏之爲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時雖拙者猶能從容閒暇有辨而無趣退食之餘皆心樂事銷太平之景以余所見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閒庭几而府庫倉廩問其充未問其竭也有時而竭亦有時而充未聞其不可復充也獨八九年來爲吏者至不可終朝余往來兵間所歷殆徧東南平時豐州壯縣氣象變改月異而歲不同諸公所憂方閒之任政之吏田野少歎聲之

民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碧人益澆御益澆之民掊益痒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雖黃霸龔遂卓茂魯恭之賢將施其所積而遂其欲不獨余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狗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讎吏日劇當是之時有未去而怨者矣烏有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又天下之至難建炎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毒最酷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七千一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而又無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雖解兵二十餘年益困弗蘇而辛巳至於甲申復連兵四年溝池樝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錢絲纊弓甲皮

羽之歛視大州同科而以租爲糴者少亦不下五千有奇以
汰去軍者多猶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於興國公來
以甲申之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爲盜
賊之淵甲申之虔猺寇垂發公獵取數輩亟慘治之而警其
餘姦不得肆民乃少定凡城之闕若江之溯布民兵其衝遠
者敎吏調存撫視近轍自行熾薪蒸酒粥酌以飲民博飧巨
胾佐之部勒辛乘整厲弓戈出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行者
歸居者安强者奮弱者不恐市無讙言野無走塵若貧若富
相安以卒無事故警既撤而民始親乙酉合忠義新軍於江
州露食草宿立須具廬興國當三百有奇爲木若竹若蘆若
鐵十萬有奇伐削之工殺築之工遷運之工舉不在其間讙
訛相聾欲逝欲移不能者含憂以俟斃已而一物以計皆賦

資於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皆假直於民而取其工凡物視

其時之價凡工視其私之傭內郭外郊奔衙衙屬而樂與之

從事既周其身又濡其家故役既已而民益愛以再歲考之

上供之運錢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吏兵

之俸錢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至陋之國極

困之民然而財以時輸上上不繩徵俸以時給下下不告病

此宜其度越經常醞釀新奇有所不免者問之在廛在壓不知

問之在野在野不知余能言之窮其微眇而塞其漏鉗其變

態而銷其姦析其奇贏而嗇其出嚴其開闔而謹其藏如苦

儒專經窮晝夜之力爭尺寸之功如枯僧縛禪棄形體寢食

於寒暑之外拾遺腐於糞壤之聚奪掩匿於盜賊之懷故財

紓於上而賦不及於下勞切於身而擾不至於民自公觀之

以身之勞易民之擾自民觀之移己之痛爲他人之苦此而不有所感禽魚無此情豺貊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旣去而思何異之是言而余獨念夫當古人難施巧之時處今人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於民此不亦天下之至難哉或者不以余言爲然自廢之則知矣故余之於公惟憐其至難而歎其不可能也公名棨字元亮鄭人是爲記

去思樓記王質撰乾道二年在興國州 金石存 佚考

興國太守題名記

佚據雪山集錄入

滎陽張公棨元亮爲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闕太守題名元亮心不滿之間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漫然來何觀焉不惟如是太守于民有父母之道師帥之義行

路覩之人情薄哉顧有所不決江西一道十餘州此最壽於兵凡圖書金石皆散壞不可稽驗我最後於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諮叩數熙豐來楊公繪王公珙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捍難保門有郎墨平原之功至於今誦之然追其歲紀官稱已莫獲其詳姑憑其槩見著之懼有然焉獨得王公彝以次實之將於此乎權輿闕者夥矣如之何而可質曰著而然猶未著也疑者於法從闕又何尤焉於是始定於王公彝凡若干人具次於左方

興國太守題名記王質撰隆興二年在興國州金石存佚考

贈少保王公墓志銘

佚據梅溪集錄入

紹興丙寅春某初肄業太學今資政殿大學士參政王公爲

博士學者咸進而仰之師道之尊如陽司業衡鑑之精如陸宣公慨然痛革時文之弊一歸於正如昌黎歐陽二先生士有經指授蒙品題者咸見頭角爲時聞人某最不才且晚進亦以舉子之業誤被賞識過掇人必誦而夸之卒由舍選竊科第先生獎借成就之力也乾道戊子冬十月某懷清源郡章過三山拜先生於黃堂賜之酒既半出示所述先少保公世次行實且曰吾欲求有道能言者爲之碑子其人也某懼而避席曰先生誤矣某不摳衣趨隅二紀於茲矣道固未之聞也而言尤不工先生門人弟子滿天下而以是屬謏學小生烏能發揚道懿之萬一邪力辭至五六卒不獲命明年秋八月書至自永嘉督益嚴乃即先生之所述而系之公諱綱字振仲先世閩人徙錢塘開元中旅游漢沔間至襄州穀城

樂其風土遂家焉六世祖公達生居能居能生崇遇崇遇生
公之曾祖考諱允中有子諱遷於公爲皇考諱文自皇考而
上皆隱處不仕皇考以公登朝累贈朝奉郎今天子卽位之
三年求治甚切思用其人得公之子喜甚擢左諫議大夫宣
諭江淮入參大政於是褒其三世贈公之祖考太子太保妣
向氏鄖城郡夫人彤氏博平郡夫人贈皇考太子太傅妣黃
氏定襄郡夫人贈公少保配張氏襄國夫人王氏世有陰德
於鄉里至宮保尤號長者見其容溫然知其爲德人也平生
無忿恚未嘗詈詈人嘗使僕曝麥於場僕游博舍去雨俄至
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恨仲兄役於鄉主郡驛僕盜官米
索之宮保自誣曰使僕者我也兄不與知官吏皆知其不然
以宮保執不可奪姑緩其獄一日將致刑忽大赦遂得釋一

邢歎呼曰天果不附善人鄉人有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
市頗有姿色宮係見之不啇其直而售且曰翌日以女來作
劵果如期而至宮係笑曰吾焉用汝女聊爲君償逋耳卒歸
之所居去杜母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發怒投張
海爲賊導之自均房來欲復仇宮係聞賊至曰我若去必殘
吾鄉因具牛酒以待賊見其狀貌兒綦之氣頓銷且素聞其
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僧感舊恩見則拜曰此來專欲
謝公而報邢也力解之不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逋
去賊既退乃徐出僧至鎮追其徒不及竟無所肆其毒猶子
京豪俠任氣使酒而好鬬市有一無賴少年惡之嘗切齒宮
保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皆爭曰吾儕使不
之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

而蕩遂逝去爭者咎之宮保曰非不知顧吾姪深惡其人常恐杯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力全之也嘗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振貧窮故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饑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爲之辦棺槨具衣衾士大夫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議者以比漢伏不關云臨終戒其子曰欲服人無蓄賄欲睦族無議財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好甘者飴以蜜好安者設以席果守吾言必有後言畢而逝瑯邪夫人生二子宮傅其季也爲人魁梧寬厚行義著於邦族遵宮保之業世其德而不變好學有才華

詩筆清麗所與游皆鄉之賢士及時之名卿大夫盛公次仲帥南陽卒於官其子章卜葬於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爲先人宅兆慨然許之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葬所須皆仰給焉又館穀其家數百指儀成而不厭其好義皆此類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鄉人服之取以爲法定襄亦嚴明有賢行事皇姑至孝年五十餘抱孫矣猶日親盥饋性無妬忌愛庶孽過於己出宮傅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小大斬斬皆有條理宮傅篤於教子夫人佐之其義方慶善乃鍾於公公幼孝謹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時余公幹鄒公浩皆當世名士相繼教授鄉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鄒公尤留心教

誘諸生課程其工拙美惡必題數語爲品藻公每蒙賞激遂
爲高第舉進士中元符三年丙科授將仕郎延安府法曹參
軍官傳道之詩有名利場裏持清議冠蓋叢中褒是非之戒
公敬佩焉丁外艱執喪哀毀過甚跣而尋山以葬足爲跰裂
服除調慶州司法參軍帥錢公昻高其才而委任之以進築
香柏寨神堂九羊徑應副有勞及該入寶赦恩象循儒林郎
有禁卒五人夜踰甓城劫門者衲衣門者凍以死而復活案
且當斬公白帥曰一衲直數百錢且變主不死而殺五人情
有可矜錢公曰公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略司則死生
在公特筆耳欣然從之獄官怒曰公欲以國法市陰德耶公
不爲動卒皆活之以久去親闈自陳合入支掌資序罷歸授
江陵府觀察推官分曹建掾改爲司兵事屬貳車虛席公攝

事歲餘一府仰辦江陵大府諸司皆在爭以事委公目爲府中一傑常平司檄主管其司事時湖北行方田主於是司前使者出口摇之又按獄湖南獨僉廳行其事公知其法之弊委曲調護利則伸之害則遏之又選所差官而授以方略於是方八州而無訟公不自言既去官後使者自其功於上特循承直郎丁定襄夫人憂扶護北歸衷感行路服除授開封府扶溝縣建雄鎮權府學博士改奉議郎知金州漢陰縣在京西極境治所去利路界千餘里梁雍之民錯雜其間公臨以簡易人皆宜之范公致虛以前執政鎮南陽聞其政聲辟知穰縣辭不行終更履轉朝散郎賜六品服擬通判濟州未赴以建炎元年十月十一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公爲人涵質任真不事表襮遇人以一誠喜稱其過善有過則面告

戒之退無後言平生恬退不妄干進入仕二十八年在官纔
十考其除内艱而造朝也盛章爲開封尹權勢震赫以皇考
舊恩欲報之公公固不附又嘗欲以妻黨張氏女歸公公拒
不受積以爲怨因不被薦已而章敗其客皆坐遠謫公獨不
汚承祖父之風好施予不蓄貲財居官尤廉潔先世雖厚所
產至公益貧自淮陰代歸糧食不繼范公宗尹有詩曰丈人
古君子清德育冰玉仕宦三十載一飽猶仰祿驅車向金闕
此行何太速家山豈不戀陶令無粟知者以爲實錄其調
濟州通判州有田隸西城所巨閹李彥主其事兇焰熾然人
曰公必往見之不然且有禍公曰吾寍不調不能屈於此已
而果見奪其得倅徽州未出都而金人再犯闕公在圍中官
索金銀甚急人多隱不肯輸公劫掠之餘囊有數金悉以送

官人勸公少留以爲歸資公曰國家如此吾何忍有所隱邪二聖既入金營集百官於秘書省聯名以立張楚公驚涕而出曰如以爲立皇太子君僕者非所敢知卒不書見者皆爲驚悚罵於風義其釋褐也同時鄉貢之士第與不第數十人多依公以食貧不能歸者資遣之有風鑒好獎借人物所許予後多顯達范公宗尹爲布衣時年甫及冠一見期以遠到獎成之其訓子弟造次必以遠大老猶自力觀書以誘迪之聯案共燈夜分不倦襄國夫人聰明修整好讀書聞古今賢人才士之事業則欣然慕之常舉以勉公且以誨其子先公十七年薨公念其賢哲不再醮初公既葬皇考而不宜其地欲改卜未追也大資政知荆門軍以紹興癸酉正月十四奉皇考及公之喪葬於故居之東北一里龜山之原各以其夫

人祔五子之深之美之珍皆未仕而卒之望即大資政也今知温州之彥右承直郎一女適秉義郎歐陽价早卒孫男十人鏞右從事郎銖右宣義郎鐸右迪功郎鎛右修職郎欽右承務郎鑄鑰錫鉞鍇未仕孫女六人一適右從事郎錢慶祖一適右迪直郎魏欽繩曾孫淙渡自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獲免者千一往往無噍類獨王氏既絕而復滋大資政又以儒術文章奮結知明主致身執政爲時重臣初宮保贈制曰清臒美行眉於古人重義輕財化貪息訟州閭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造邦轂城以進士起家自其孫始迨茲萬□流澤譔後信可取必君子曰王氏之有後也宜哉厚德者流光天道不可誣也銘曰

王氏之先自閩徙杭有唐開先始家於襄至無怨公植德好

誼善積名成如漢伏氏宮傅遵之不懈有加慶鍾少保進士
起家小試縣西活人惟死攝官大府政聲有偉匪人不附僞
命不污凛然節義可激懦夫天嗇其年志不克究不在其身
以昌厥後果生人傑早蜚大聲模範太學作新諸生勤勞於
外治最聞蜀帝曰來歸資爾啓沃進司言責入贊政機密疏
輸忠而人不知惟帝知之大臣是畀不令而行德威惟畏帝
念老成行將相之先世之遺奚止於斯龜山之原少黃之口
紀德豐碑有同峴首

贈少保王公墓志銘王十朋撰乾道五年在穀城 金石存 佚考

興國四營記

佚據雪山集錄入

興國升軍則有兵自太平興國二年始也二十五之忠節十

五之効勇十九之武雄牢城此凡軍之類也其肄額自何年始也六百六十有七厢諸禁二百六十有七厢諸廂此凡軍之籍也其若籍自何年始也城之北少西忠節効勇牢城營之城之東少北武雄營之此凡軍之營也其建營自何年始也其廢自建炎三年始也其興自乾道六年始也六年則太守縉雲葉公爲政之再期也六十有四以舍武雄四十有九以舍忠節三十以舍効勇皆即其故營營之又三十以舍牢城更而西之非其故也四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積其物而計之也六千九百六十有奇積其庸而計之也二千三百三十有奇以貫計錢二百八十有奇以石計粟布材召工之費也市者弗告虧酬之優也役者弗告勞廪之厚也爲坊五於其郭爲鄉十有三爲里六十有五於其郊無毫毛之自出也

於是兵之雜處者皆遣兼其家者專舍之止其身者合舍之其身他隸而以其家自隨者關之成而未歸者側其室數以待之募而未集者分其地域飭其材事以待之待成兵之歸皆其而未來者乃今有以逆之則其爲恩至衍也嗟夫月一其廩歲雨其稼既有限也征役則添有給慶禮則橫有須又弗常也繇其有限弗常之祿而應人之應甚矣其難也且非惟其私而已凡兵非涅不爲兵貫其辨於民也涅而去之以某罪論惡其無辨於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巾而至於褸其采五百而至於緋謂之軍容其弗遵者以某罪論惡其無辨於民也不足又其居別之當舍而弗舍弗當舍而舍與弗當入而入皆以某罪論懲而弗問又以某罪論甚惡其無辨於民也請有鬪傷之禁有博戲之禁有禽犬之禁有

巫卜之禁有飲禁有濫禁有逃禁有盜禁有詭名之禁有匿
奸之禁有斂財之禁有弛埶之禁有竊造軍器之禁有私傳
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結義社之禁法也者馭兵之器
也營也者施法之地也官無守無以施政也士無學無以施
業也工無肆無以施事也兵無營無以施法也凡營別而謂
之都都有頭總而訓之指揮指揮有使以伏事之儀制階級
之律亟則死之有兵於此弗嚴則弗肅弗肅是罪而菑之也
凡營有房房有號號有籍損闕而失繕修一日以某罪論三
日以某罪論若垣墉之敗則登時築之庇兵於此弗整則弗
安弗安是錮而苦之也登時較之一日爲多一日較之三日
爲多四十三年而弗復可以爲多否也歲秋八月乙丑有禁
兵之占於籍者以盈爲度其闕額錢無輸冬十一月乙酉有

令禁兵之疏於帳者多關兆登必罰無赦此地曠而人稀五方之遊罕集初皆以致兵爲難及是悍爲兵者趯然動疑爲兵者毅然決變其目之所習見而感其心之所樂爲則營之勸也奚爲勸示其不忍然於彼而嚴其不洩然於此此營之所以爲勸也官目以丑酉之令從事孰敢不力惟公之敏而功也奚爲敏而功無險之以勢而致之以道此公之所以敏而功也

興國四營記王質撰乾道六年在興國州 金石存佚考

蘄州教授廳記碑 存正書明洪武重刻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

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愚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歎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壤焉請於州廨得爲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恐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躐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

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蘄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乃有於堂者前爲是官者得之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於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帥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名之首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蘄學舊有朱元晦教授廳記洪武初知府左安善模朱書

體刻於壁白茅堂集

諸葛武侯贊

佚

諸葛武侯贊張栻撰在襄陽府治輿地碑記目

金石志十一